

評歐共東柏林會議

侯家國

歐洲共產黨與工人黨會議，已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與三十日在東柏林舉行，參加的共有東西歐二十九個共黨組織的代表。討論的主題是：「歐洲和平、安全、合作及社會進步與鬥爭的途徑和未來方向。」①

這次歐共會議，是繼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捷克的卡羅維瓦瑞（Karlův vary）召開的「全歐洲共黨會議」的第二次。前次，全歐洲三十個共黨（包括掌握政權、在野及非法者在內）中，出席會議的有二十五個②；這次，出席會議的則為二十九個③，只有冰島與阿爾巴尼亞共黨沒有參加④。這也是自一九六九年莫斯科世界共黨會議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際共黨會議。

一 籌備會議的一波三折

據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書記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稱，這次歐共會議召開的目的是：「（一）對歐洲各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提出妥當的解決辦法；（二）在會議中，通過『政治宣言』及『對歐洲各國國民的公開信』。並在此兩種文件中，表明全體與會共黨的一致立場。」⑤

第一次籌備會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日在華沙召開。發起籌備的是代表社會主義各國的波共與代表西歐共黨的義共。在第一次籌備會上，對於會議的「目的」、「性質」等，意見至為分歧。蘇共要求側重討論意識形態，而其他共黨則要求各黨對於歐洲安全與合作等現實情勢加以討論。經過三天的爭執，一直無法談攏。最後僅同意將開會地點，由提議中的義大利首都羅馬，改為東柏林，並預定正式會議於一九七五年年中期以前舉行⑥。

開會地點的決定無異是莫斯科的一項勝利。因為東德一向徹底倒向蘇聯

，不在羅馬而在東柏林開會，則表示西歐共黨在國際共產陣營中尚未能形成重心，而蘇共仍然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有決定性力量。

至於說，會議預定於一九七五年年中期舉行，一般認為是蘇聯想藉此為第四次世共大會鋪路⑦，同時也可為蘇共的第二十五次大會一壯聲色。但因各國共黨出現擺脫莫斯科控制的獨立傾向，協調會議雖召開多次，正式會議却一延再延，自第一次籌備會至正式召開，經過了二十個月之久，遂使蘇共的上述希望，歸於幻滅。

大會的最後文書草案，曾經過多次修正，譬如在去年十月起草委員會第三次作業會議席上，東德代表提出仍保留有「統一行動計劃」字樣的草案，羅共代表立即反擊說：「我黨對於這種具有義務性或命令式的文件，既不能承認也不會在文件上簽字。」⑧義共代表也認為成立類似過去第三國際那種中央集權的組織，是時代的最大錯誤⑨。在十一月中旬的第四次起草委員會席上，這種對立依然如故⑩。

在文書起草委員會中，由於蘇聯堅持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明記於最後文件——大會公報之上，而南共及西歐共黨等，主張「平等、自主、互不干涉」得予併記，因而發生強烈的爭執。東德的ADN通訊社今年六月十二日的電訊稱：「在東柏林召開的歐共會議的最後文件起草委員會，由於出席各方都不讓步，工作被迫中斷。」⑪此項自同月十一日就已中斷的起草會議，於廿四日才在東柏林重開⑫。

另一值得重視的是義共的態度。義共書記巴義埃達於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在陶立諾（Torino）的演說中，提及歐共會議一事時公開宣稱：「大會正式開會日期尚不能定，義共是希望在義大利大選以後，最終會議（按即正式大會）時義共能去參加也很難預定，到夏天怕也開不成。」⑬這是義共

間接地對蘇共的警告，因為會議能否開成，受影響最大的是蘇聯，而不是西歐共黨。

文件起草委員會，由於蘇聯的最後讓步，終於在六月廿四日重開，並於廿五日中午發表了會議的正式日期。

六月廿七日，日本朝日新聞大西特派員自羅馬發出的消息稱，蘇聯大幅讓步的內容是：(一)完全尊重各黨的獨立地位；(二)尊重國家主權；(三)尊重各國獨自的政治模式，不干涉各黨內部事務等等¹⁴。

最後文件的七點修正草案¹⁵中的第一點，就明白指出：此次大會確認各國各黨的平等地位，各黨可完全自主地實現各自的政治路線。這些，明確地否定了蘇共在國際共黨中的優越性。

經過近二年的爭執，蘇共終於忍痛作最大的讓步，其目的是希望保存歐共形式上的團結，以避免更大的分裂。

二 歐共派系的分析

在東西歐卅一個共黨中，東歐九國，除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羅共、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主張走獨立路線外，其餘六國，如保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東德統一社會黨、波蘭統一工人黨，以及捷共，均行親蘇；在西歐的廿二個共黨組織中，親蘇的有葡共、芬蘭人民民主同盟、西柏林社會主義統一黨、西德共產黨、奧共、土共六個；反蘇而主張獨立路線且承認國內的多數政黨可以併存的有冰島人民聯盟、英共、愛爾蘭工人黨、荷共、比共、盧森堡共、法共、瑞士勞動黨、西共、義共、挪共、瑞典左翼共產主義黨、丹共、塞浦路斯勞動人民進步黨、北愛爾蘭共黨等十五個；而希共¹⁶內部獨立路線派與親蘇派則雙方對立。所以合計各為六個半與十五個半。後者因包括有西歐三大共黨的義共、法共、與西共，使得走獨立路線派聲勢較大¹⁷。

在親蘇的共黨中，或因羽毛不豐，需要蘇共各方面的支持；或因在當地國家內被宣佈為非法¹⁸，不得不挾蘇共以自重；或因觀點與蘇共一致，而惺惺相惜。在反蘇的共黨中，或利用反蘇標榜獨立，企圖經由選舉進入議會¹⁹，甚至能進而組閣，以取得政權；或利用反蘇，表示該黨無國際性，可與國

內政黨並存；或利用反蘇姿態，希望能邀得當地政府與人民刮目相看，將其地位由非合法變成合法²⁰。

一九六七年的第一次歐共大會，卅一個共黨組織中，有南、羅、阿、挪、荷、冰六國共黨缺席。而此次大會，僅冰、阿共黨缺席。南、羅、挪、荷四黨參加。南共早已脫離蘇俄集團，十九年已未曾參加國際共黨集會。羅共雖係東歐國家，但也一向標榜獨立路線。此二共黨國家的參加影響較為深遠。至於挪共和荷共是屬於西歐民主國家中的共黨組織，前者有黨員五千人，在一九七三年選舉中，得票率是百分之十一點二，在國會一五五議席中佔十六席；後者有黨員一萬二千人，在一九七二年選舉中，得票率是百分之四點五，在下院一五〇議席中佔七席。兩黨都主張走獨立路線，並承認國內多數政黨制。這兩黨的參加，顯然是受義共與法共的影響，因為義、法共的模式，對挪、荷共在其本國內之發展，大有助益。

其實，能够左右這次大會的方向，對大會最後文件的草擬可施加壓力的，在東歐是南、羅二共；在西歐是義、法、西三共。其餘共黨，或存觀望，或因環境與背景各不相同，分向於己有利或各自擇定的集團（Bloc）助陣。

三 會內會外的折衝與妥協

為了參加會議，最先到達東柏林的是六月廿七日上午的蘇共代表團，由布里茲涅夫率領，隨行的有在蘇共黨內有「外長」之稱的卡都雪夫（Konstantin F. Katushev）²¹等人。十分鐘後到達的是由狄托率領的南共代表團²²。

布魯在其進行一系列的會前活動時，首先於廿八日和狄托在東柏林市郊東德政府迎賓館舉行會談，曾就此次大會有關事項，以及當前緊張局勢之緩和與永久和平安全之維護，乃至雙方黨政合作等問題，廣泛交換意見²³。

但布魯竭力拉攏狄托，他僅希望能就會議本身達成若干妥協，無法根本改善雙方的關係。筆者這種說法，所根據的事實與理由是：

(一) 去年十一月，歐共大會在積極籌備期間，狄托曾宣佈將整肅一批親俄份子²⁴。

(二) 去年十二月，南共總書記杜蘭斯（Stane Doencic）強調，雖然經濟發

展遭遇困難，也拒絕用蘇式「過時的處方」來實現社會主義。他並且說：「無人可改變南斯拉夫的路向。我們要指明它是不會容忍或容許任何人士，無論其來自何處，來破壞南共獨立、主權及不結盟的立場。」^⑳

大會於廿九日揭幕，繼東德頭子洪涅克（Erich Honecker）致開幕詞後，布里茲涅夫繼之發表演說，內容多是舊調重彈，如攻訐美國，譴責毛共，建議解散華沙及北約兩組織等等，皆旨在宣傳，毫無新奇之處。值得注意的是，鑒於與會各共僑對蘇之深具戒心，蘇共不敢再明目張胆地炫示其在共黨陣營中的領導地位，惟仍鼓吹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㉑。

繼布魯演說的有狄托、貝林格（Berlinguer）、奇奧塞斯古（Ceausescu）、卡里略（Carrillo）等各國共僑，都是各說各話，顯示歧見依然存在。大會的公報——即最後文件——是在六月卅日東柏林時間下午三時發表。全文共分四章，其子題如下：

- (一)關於經由裁軍、安全保障以達到緊張之緩和；
- (二)關於根絕法西斯主義，維護民主主義與國家獨立；
- (三)關於合作推進相互間的利益，加深各國國民的了解；
- (四)關於世界的和平、安全保障、合作、國家獨立與社會進步。

全文用英文發表，共四十七頁。另在前言中，承認社會變革與社會主義鬥爭的不同道路及尊重各黨有自由選擇的權利^㉒。

此次大會與歐共第一次大會相同的一點是中共問題未被列入議程，最大不同的一點是，關於裁軍、東西歐關係、及將美國勢力逐出西歐等問題，均曾見之於前次歐共會議公報，但在此次會議未被重提。自然，經過九年的時間，國際關係已有不同的變遷，這已表示出此次會議公報對現實的妥協。

文件內之措辭極其審慎，在與會的東西歐廿九個共黨組織之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極其明顯地是經過了很多的折衝與妥協而草擬完成的。

四 會議所留下的問題

此次東柏林歐共第二次大會，顯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路向。自蘇共一九五六年的第二十次大會批判史達林以來，二十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評歐共東柏林會議

，正步入現實考慮的道路。蘇共在此次會議上，首次公開承認「達成社會主義的多樣道路」，換言之，此次歐共大會已在共產世界中，產生了幾個與蘇共分庭抗禮的中心。其實，自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布魯塞爾（Brussels）舉行的西歐廿一國共黨會議以來，歐洲共黨即承認了義共的多中心主義，並確立了在社會上從事廣泛聯合及統一戰線方式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戰略^㉓。所以，此次歐共大會，就西歐各國共黨而言，不過是執行布魯塞爾會議的政治宣言而已。

一般研究國際共黨的政治學者亦認為，所謂多中心主義，就是各國共黨依據獨立與平等的原則，基於各自的責任與社會背景，逐漸推進其本國的革命運動^㉔。但是，多中心主義的是否能夠達成，殊令人懷疑。據較早的統計，世界各國共黨共有八十八個，而中共與蘇共即占全體黨員人數的六七·三%^㉕。也就是說，除了蘇共與中共兩個大中心以外，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共黨（包括東方的日本在內），想搞第三中心，甚至更多的中心，這究竟顯示何種意義？吾人認為，這或者只是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共黨奪權方式的一種運用態勢。因為用武力奪取政權，甚至所謂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毛式奪權方式，對落後地區的國家尚或有用，但都不可能在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產生效果。靠外國共黨勢力有形的支持，也極易引起這些國家高度自由化的人民的反感。於是，改弦更張，打着多中心的招牌，強調自主獨立，表明進入社會主義有其各別的不同道路。再製造國內政局的矛盾，造成人民對執政黨貪污無能的印象，在選舉中就容易贏取選民的好感。特別是大都市的市民，傳統上就有接受新奇的政治主張，求變求新的欲望。或許這就是共黨能經由選舉而在大城市得到大量選票的原因。

如從這個觀點來看，歐共的這次大會，所得到的結局，以及大會公報的宣示，頗合西歐各共黨之意。而蘇共方面，表面上是被迫而作原則性的讓步與犧牲，但在實質上，何嘗不是對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黨影響深遠的一大幫助？蘇共真理報在社論中，將此次歐共大會看做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的意義重大的里程碑，並且說：「這次會議顯示了兄弟黨各個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對集體達到業已提出的目標這一事業，做出貢獻的準備。」^㉖可見蘇共對於此次會議的成就也有其自己的看法。

西歐各國共黨，特別是第一大黨的義共與第二大黨的法共，在以後各該

國的大選中，如因宣傳的政治口號，能迎合人心而取得大選的勝利，其影響所及，將不僅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市體制的動搖，就是整個歐洲的形勢，也將可能發生極大的變化。

季辛吉也許有見及此，也許更看到歐共各黨的矛盾叢生，於歐共大會的前夕在倫敦發表重要政策演說中指出：「我們決定以東歐每一個國家的主權與獨立為基礎來與東歐打交道，我們不承認有勢力範圍。」^⑭這是美國猛醒後的唯一做法，與其被動防禦，不如主動進攻。對付共產主義的擴張，挽救歐洲被赤化的危機，除各國政治家得注意政治清明並對共產主義有正確認識外，找出敵人的矛盾而迅速打擊之，該是獲取勝利制止赤化的不二法門。此次歐共大會，由於會議本身的難產，暴露了歐洲各共產黨中所潛伏的許多矛盾，歐洲各國政治家，只要善加利用施以打擊，就足可遏制共產主義在高度民主化的西歐擴張了。

註釋①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第四頁。「歐洲和平、安全、合作及社會進步與鬥爭的途徑和未來方向」為題的最後文件，原件是用英文發表，共四十七頁。此一討論的主題，是東德共黨頭子洪涅克（Brich Honecker）在大會開幕式時，以地主國身份致開幕詞時所揭示出的。參閱：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第一頁；每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第四頁；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第五頁。

②瑞典共產黨於第一次歐共會議，只派代表一人列席，故當時及此次會議舉行的若干新聞記載，對於該次會議出席共黨的數目，有二十四個和二十五個的不同說法。

③預定二十九日舉行的歐共大會，荷蘭共黨頭子郝爾格西特（De Hoerker）於二十八日才決定率團抵東柏林。在此之先，參加屢次籌備會議的一直是二十八個共黨組織所派出的代表。荷共並沒代表參加任何一次籌備會議（包括幾次的文件草案的協調會議）。故新聞報導在二十九日前，皆說二十八個共黨預定出席東柏林會議。請參閱，日本朝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二頁。

④冰島的人民聯盟（People's Union），創立於一九五六年，有親中共傾向，在國會六十議員中佔有十一席，是在野的第一大黨，其黨綱主張推行馬克思主義；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便與蘇聯集團破裂，在

東歐共黨中，一向完全反對莫斯科政治路線。

⑤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第四頁。

⑥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⑦China Post, Aug. 30, 1974, p. 1. 如同一九六七年在卡羅維瓦瑞同樣會議的舉行，導致二年後第三次世共大會的召開。

⑧資料來源，請參閱註⑨。

羅馬尼亞的頭子奇奧塞斯古（Nicolae Ceausescu），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杯葛蘇共，強調自主獨立，改走自己的國際路線。其對一九六八年蘇共入侵捷克綁架杜布切克（Dubček）事件，最為反感。因為羅馬尼亞與蘇聯接壤的領土，在東歐僅次於波蘭，較捷克更為廣大，難說捷克事件不會在羅馬尼亞重演，戰後蘇共會對東歐的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先後從事武裝鎮壓。自然蘇、羅之事，尚涉及及到羅馬尼亞人要求蘇聯歸還「比薩拉比亞」的領土之爭。以上請參閱David Lascelles and Leslie Collitt, "Mr. Brezhnev Faces the Facts," Financial Times, June 30, 1976, p. 1. Paul Leinduai, "Eastern Europe Wary of Soviet desig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1, 1976, P. 2. 及香港中共文匯報，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第八頁。

⑨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九頁。

⑩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第五頁。

⑪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三日，第七頁。

⑫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七頁。

⑬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第四頁。

⑭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七頁。

⑮最後文件的七點修正草案，全文請參閱：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廿八日，第七頁所刊載。

⑯希共黨員有二萬八千人，得票率是百分之九點四（一九七四年），國民議會三百議席中佔八席。

⑰芳仲和夫，「變容中的西歐共產黨」，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三月廿日，第四頁。

尹慶耀，「全歐洲共黨會議的前前後後」，問題與研究，第六卷第十期，四

一——四二頁。

拙作，「歐洲共黨會議的來龍去脈」，台灣新生報，民國六十五年七月三日，第二頁。

⑮如土耳其共產黨，在該國內被宣佈為非法，黨員僅有二千人。

⑯如法共在地方選舉中的獲勝，以及義共在今年大選中的直追基民黨的盛勢。

⑰如西班牙共黨雖擁有黨員三萬人，但在該國却被宣佈為非合法。其黨魁Santiago Carrillo一直流亡在巴黎，最近新聞報導，該國政府已允許其可以返國。

⑱卡都雪夫(Konstantin F. Katushev)，為蘇共中央書記，主管社會主義國家事務，在蘇共黨內有「外長」之稱。蘇聯為開成歐共大會，對南、羅二共全力進行說服工作，早在今年五月底，卡氏即持布魯信函，自羅馬尼亞到南斯拉夫，進行其「遊說之旅」。請參閱，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第七頁。新聞人物介紹。

⑳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廿八日，第四頁。

㉑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九日，第七頁。Murray Seeger, "Brezhnev Reasserts Moscow's Primac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30, 1976, p. 1.

平津冀東的強烈地震

張競立

本(65)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大陸北平、天津、河北省東部一帶地區，發生了極為強烈的地震，並有餘震多次。據新聞報導，這次地震的規模，是自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三月阿拉斯加大地震迄今，「十二年來全世界地震中最嚴重的一次」①。毛共雖一向對外嚴密封鎖新聞，但地震之強

平津冀東的強烈地震

㉒中國時報，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日，第六頁，引自貝格萊德的路透社電。

㉓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一日，第三頁。

㉔請參閱：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第四頁。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第七頁。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第一頁等之布魯演說全文之摘記。全文見莫斯科華語廣播，七月三日十九時播之第一部分，廿時半播之第二部分，七月四日十六時半播之第三部分，同時間接着播送之第四部分，及七月六日廿時半播之第五部分。

㉕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第七頁。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第四頁。

㉖海原峻，「分歧的世界共產主義」，世界，第三六八號，(日本：岩波書店，一九七六年七月)，第一三三頁。

㉗弘津恭輔，「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潮流」，(日本：社會運動研究會，昭和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第卅二頁。

㉘美國國務院情報調查局年度報告，「世界共產黨現勢」，一九六八年版(日本：時事通信社譯本，昭和四十三年八月十日)，第四——第九頁。

㉙莫斯科華語廣播，七月二日十一時播。

㉚日本每日新聞夕刊，一九七六年六月廿六日，第二頁。

烈，已為世界各地所測知，而震災之嚴重可以想像，且地震災區有外人居留旅遊或身歷其境，自難予以全面障眼堵口；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始遲遲對外透露，輕描淡寫敘述災情②，並對災區發出所謂「慰問電」，承認「遭到破壞和損失極其嚴重」③。至其接續所發震災消息，雖稱「已採緊急措施